

js

skz

2018

燃毁的诺顿

虽然道对所有人都是共同的，但大多数人活着，仿佛每个人对此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是一样的。——赫拉克利特

第 1 节

时间现在和时间过去也许都存在于时间将来，时间将来包容于时间过去。如果时间永远都是现在，所有的时间都不能得到拯救。那本来可能发生的事是一种抽象，始终只是在一个思辨的世界中一种永恒的可能性。那本来可能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都指向一个终结，终结永远是现在。足音在记忆中回响沿着我们不曾走过的那条通道通往我们不曾打开的那扇门进入玫瑰园中。我的话这样回响，在你的头脑中。但扰乱一盆玫瑰花叶瓣中的泥土有什么用，我不知道。其余的回声

占据花园。我们是否跟随？快，那鸟儿说，找到它们，找到它们，转过那个角，通过第一扇门，进入我们第一个世界，我们是否听信画眉鸟的欺骗？进入我们的第一个世界。他们在那里，庄严非凡、隐而不见，在毫无压力地移动，在枯叶上，在秋天的炎热里，越过颤抖的空气，于是鸟儿唱起来了，回应那隐藏在灌木丛中听不到的音乐，还有未遇见的目光，因为那玫瑰曾有过人们现在看到的花朵样子。那里他们作为我们的客人，受到招待，给予招待。这样我们走动，还有他们，一本正经的模样，沿那条空旷的小巷，进入一圈圈的灌木丛，俯视那干涸的池塘。池干了，干得结结实实，边缘棕黄，但在阳光下，池里似乎充满了水，荷花静静地、静静地升起，在阳光的中心，水面闪闪发亮，他们在我们身后，也映在池水中。接着一朵云彩飘过，池空了。走吧，那只鸟说，绿叶丛中满是儿童，紧张地隐藏着，抑制住笑声。走吧走吧走吧，鸟说：人类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时间过去和时间将来那本来会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都指向一个终点，终结永远是现在。

第 2 节

在泥土中，大蒜和蓝宝石与埋下的轴承都拥挤在一起。颤抖在鲜血中的铁丝网在古老的伤痕下歌唱又修和那早已忘却的战争。沿着动脉所做的舞蹈还有淋巴的循环在星移斗换中显出身影在树木中上升到夏日我们在移动的树上移动在照着成形树叶的光彩中在下面湿透了的地上听到捕捉猪的猎犬和野猪一如往昔地追逐着他们的模式但在群星中修和。在那旋转的世界的静止点上。既不是血肉也不是血肉全无；既不是从哪里来也不是往哪里去，在静止点上，那里正在舞蹈，但既非遏止也非运动。别称其固定不变，那里过去和将来汇集。既不是往哪里来或朝哪里去的运动。既不上升也不下降。除了这一点，这静止点，不会有舞蹈，现在只有唯一的舞蹈。我只能说，我们曾去过那里：但说不出到底哪里说不出多长时间，因为说了，就是把它放到了时间中。脱离实际欲望的内在自由，从行动和痛苦中获得的解脱，从内在和外在的强迫冲动中获得的解脱，却受到恩惠似的感觉围绕，静止而又运动的白光，上升而无运动，纯化而无消除，既是新的世界又是旧的世界，在其部分狂喜的完成中，在其部分恐惧的消失中，

变得明确，得以理解。但过去和未来的互相束缚交织在一个变化中身躯的软弱中，使人免于进入血肉之躯所无法忍受的天堂和地狱。时间过去和时间未来只允许一点点意识。如要意识到什么就将不再是在时间中但只在时间中，玫瑰园里的那一刻，暴雨倾泻的港湾里的那一刻，烟雾弥漫、透风的教堂里的那一刻，才能让人记着；进入过去和未来。只有通过时间时间才能被征服。

第3节

这是个令人不满的地方在前的时间和在后的时间在暗淡的光中；既不是日光用透明的静寂资助形式用使人想到永恒的缓慢旋转把影子变成转瞬即逝的美也不是黑暗，为了澄净灵魂通过最终的丧失使声色虚空从世俗的众相中净化情爱。既非富余亦非贫乏。只是一次闪烁掠过紧张的、饱受时间摧残的脸，因为分心的事物而不分心，却又分心，充满幻想，而缺乏意义毫无专注的浮夸冷淡，人和纸片，在冷风中旋转，风在时间之前和时间之后吹。从不健康的肺里进进出出的风在前的时间和在后的时间。从不健康的灵魂里打出的嗝进入暗淡的天空，那为风驱赶的迟钝空气扫过伦

敦阴郁的山岭汉普斯台德和克勒肯卫尔，开姆村和普特尼赫依盖特、普刀姆罗斯和路德盖特。不在这里，黑暗不在这里，不在喊喊喳喳的世界中。

降得再低些，只是降进永远的孤独的世界里，世界非世界，但那不是世界。内在的黑暗、一切财产的丧失和贫乏，感性的世界的枯涸，幻想的世界的撤空，精神的世界的无能；这是一条路，而另一条也一样，不在运动中，而在运动的避免中；这个世界在欲望中运动，或在时间过去和时间未来的碎石铺出的路中，运动。

第4节

时间和钟声埋葬了白天，乌云卷走太阳。向日葵会转向我们，紫花灌木会低垂，向我们弯下；茎须和小叶会抓紧、缠紧？杉树冷冷的手指会在我们身上卷起？翠鸟展翅回应，光迎着光，寂静，光静止在旋转世界的静止点上。

第5节

言词运动，音乐运动，只在时间中，但那仅仅是活的才仅仅能死。词语，在发言后进入寂静。只有凭着形式、图案，言词和音乐才能达到静止，就像一只静止的中国花瓶永远在静止中运动

。不是小提琴的静止，音符依然袅袅，不仅仅如此，而是共存，或者说终结是在开始之前，而终结和开始都一直存在，在开始之前在终结之后，一切始终都是现在。言词负荷，在重压下断裂且常破碎，在张力中滑脱、溜去、消失，因不精确而腐败，不得其所，无法静止不动。尖叫的嗓音斥责、嘲笑、喋喋不休，总在袭击言词。沙漠中的道尤其遭受诱惑的声音攻击，葬礼舞蹈中哭泣的影子，安慰不了的吐火女怪大声悲啼。图案的细节是运动，就像在那十级扶梯的形象中。欲望的本身就是运动，欲望的本身却并不值得欲望；爱的本身并不惹人爱；只是运动的原因和终结，没有时间、没有欲望，除了在时间的这一点外，陷于形式的局限中，在未存在和存在中。突然，一道阳光下甚至尘土还在微扬时绿叶中嬉戏的孩童传出了隐藏的笑声快些，现在，这里，现在，永远——可笑，那浪费了的悲哀时间在前和在后展开